

苏德施雯/著

爱是不能忘记的

一场刻骨铭心的爱与痛，你没经历过？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苏德施雯/著

爱是不能 忘记的

一场刻骨铭心的爱与痛，你没经历过？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是不能忘记的/苏德,施雯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5

ISBN 7-80186-183-3

I. 爱... II. ①苏... ②施... III. 书信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531 号

爱,是不能忘记的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120 毫米 1/32

字 数:125 千

印 张:6.5 插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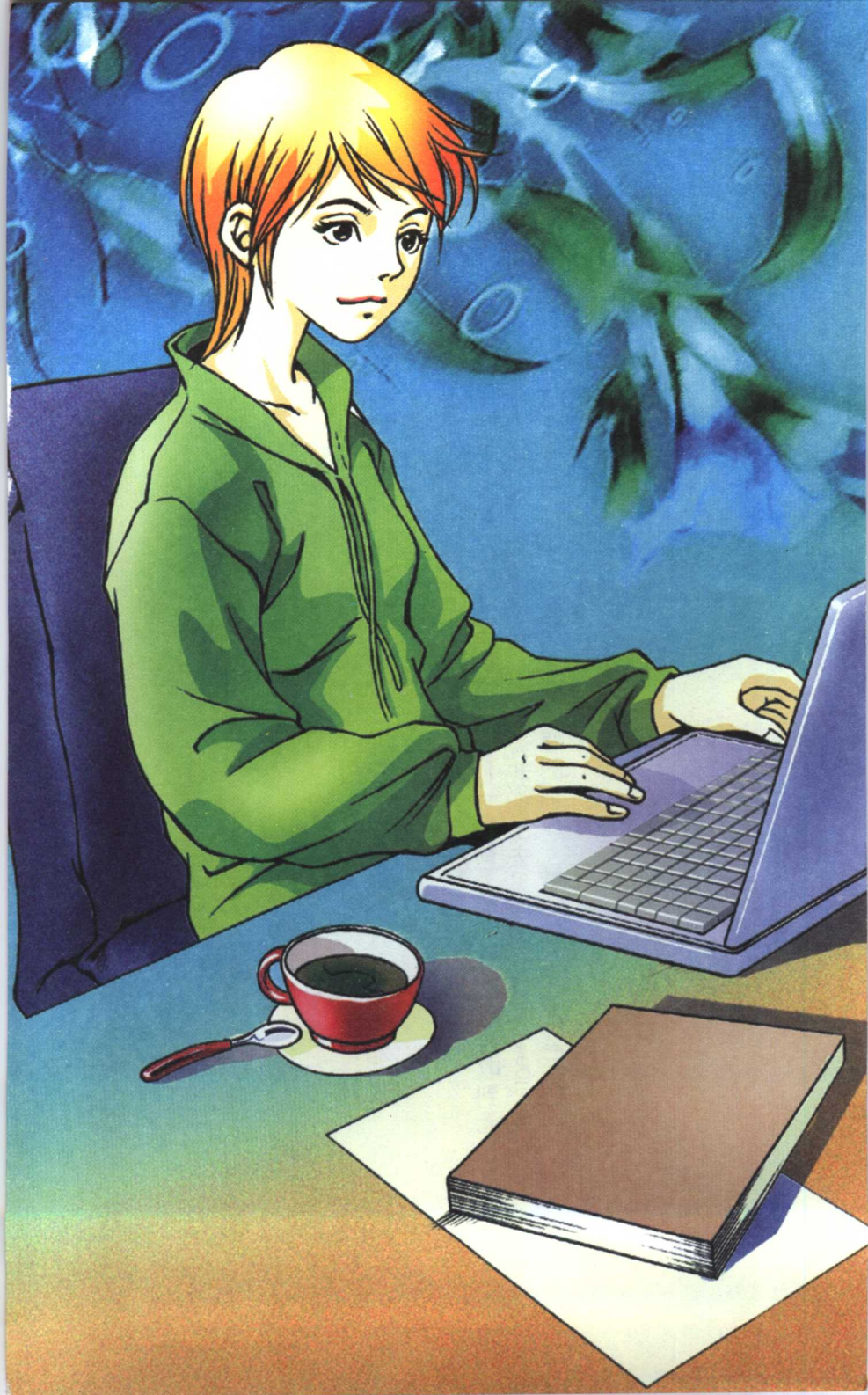
印 数:1—15,000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86-183-3

定 价: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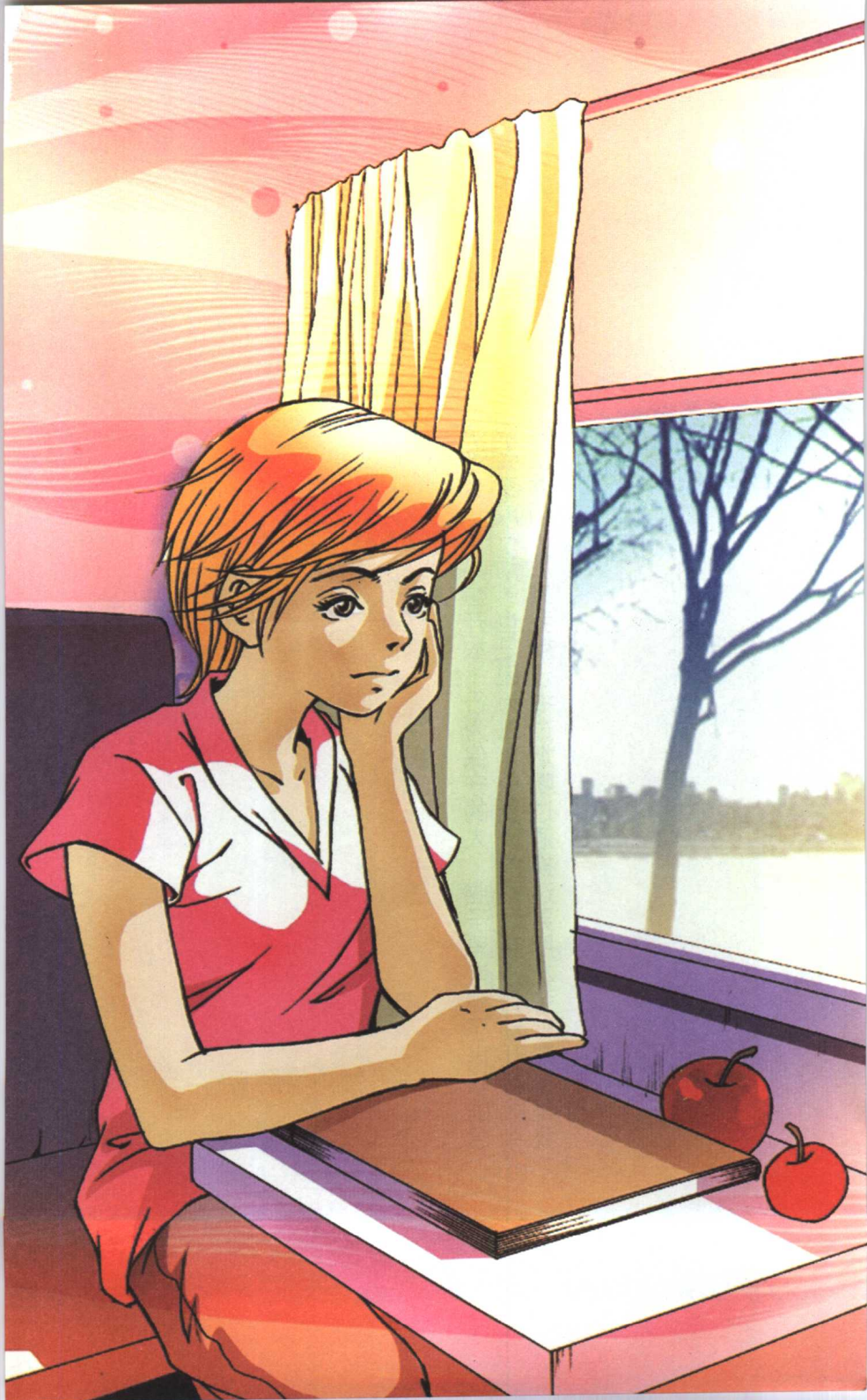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忽然就觉得网络的好处了。虽然遮蔽着真实，却快捷而方便。

可我还是不能在虚构的空间里谈情说爱，一点都不能。有的时候收到无聊的QQ消息也想回一两句调情的话，譬如说我们出去见面吧，可QQ上发出去去的往往只是些平淡无奇甚至有些微怒的训斥，譬如你怎么那么无聊，没兴趣之类的。

唉。如果不是无聊，谁会在QQ上调情呢。



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想开放、行为保守的人，脑子里堆满了出轨的念头，却没有一条会变成行动。也是因为三年前夏天的那场叛逆行动让我如今甚至比叛逆前还要乖巧，后来我就没抽过烟喝过酒换过男朋友了，那也是我的答应过杨鹤鹤的。



望着文耀，这一次我几乎要破口而出：我爱你了，但还是隐忍住了，害怕这一声出去，什么都会破灭。是他似是而非的态度吧，就这样的态度折磨着我。

有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亲密，甚至只要拉上手就能往怀里钻的贴心；可有时我们又好像只是陌生人，远远地看对方一眼，眼睛里竟然是空茫茫的一片。



我们就这样沉默了很久。可我突然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裂开了，是心脏么？可我还好好地活着。人体内会有两个心脏吗？一个是生理机能上我们离不开的，另一个藏在看不到的角落，正是它始终在主宰着我们的感情，并且轻易地就会碎裂。我的第二个心脏碎了，我钻入自己的体内用尚存的那一点知觉还有灵魂寻找它的碎片，可突然发现竟没有一点残骸。

我去向谁要呢？

序

很久的一段日子里，每到一個禮拜的固定時間，總會有我的信遠遠地從市東北角的復旦過來。然後過一兩天，我就繞着麗娃河走到友誼路去投回信。這樣子就延續了好幾年。如今很少有人再會像我和施雯那樣勤於用筆寫信了罷，包括我們自己，短捷的 E-mail、sms 代替了那一封封冗長卻可以在深夜依偎復讀的書信。

現在的心態是平和的，不像十來歲時那樣一味地眺望將來，總是喜歡做一些不着邊際的美夢，卻從來不行動；可也不像上了歲數的人喜歡整天浸在相冊和日記里，像一個沒了牙的老奶奶，肚子裏裝滿了沉沉的回憶。二十來歲大概就是像我們這樣，雖然時不時地會提到過去，可也又會忍不住想看一看將來。人生的奔頭，早就沒有十來歲時那樣清晰，可又總是喜歡說着類似“我很明白，我很清楚”的話。其實，就是因為清楚了，所以未來才是那樣模糊。

我把這四年來我們的書信集成一本書，當然作了必要的刪改，成為小說的體裁。刪改書信的工序是愉快而又心焦的，因為書信的瑣碎，因為又一次扎進過去的記憶里。當看着幾年前自己生澀的筆跡，看着幾年前自己的心情，會覺得有點陌生，還忍不住會問一聲，那是我么？不是吧？



可落款的确是自己的名字，只是时间一去不回。

一直都很喜欢一首叫做《心动》的“老”歌，里面有一段歌词这么唱：

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

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里，守护我的回忆。

这首歌是当年张艾嘉爱情故事的写照，我念高三的时候，一部叫做《心动》的文艺片非常走红，这是它的主题曲。每次再听到它的时候，心里总还是不平静，不仅因为在旋律上八度之间的跳跃，还因为身体里的回忆。我想每个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人，在回头看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起伏。

可这不是因为还爱着，而是当时爱着。

或许你现在不会再刻意地想起什么，也不会把聊天的主题围绕在某个人身上，只是偶然看到相似的背影，熟悉的香烟，物是人非的地点，会忍不住地让一张脸浮现在眼前——虽然这张脸因为时间久了，开始模糊不清。还会有一些突然而至、莫名其妙的责怪，譬如为什么后来他就没有再给自己打过电话？

明眼的人能够轻易地猜出我就是米兰，而施雯就是景熙，对于这样类似于自传性的书信体小说，读者的对号入座也是在所难免。我不想否定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一些情事，也更不愿否定我对于“文耀”的感情。我想施雯和“程朗”亦如此。我和施雯在这大学四年里对于学业、感情、工作、写作、生活种种的挣扎都是和“米兰”、“景熙”重叠的，我们



此刻端倪着小说里对方的种种傻事傻思想，不能说一句重复的话。因为那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

只是故事毕竟是从前的故事，我们一直把它束缚着，现在再解开。凭吊的方式只有文字。如此而已。

苏 德

于华东师大丽娃河畔



爱，是不能忘记的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
义无反顾爱着和爱
过的朋友。

景熙：

尽管与你叙述过“文耀”，兴许你仍旧是模糊的。高中的时候没有指认给你看，是哪个是哪个，但我想或许你能从毕业纪念册上找到那张小小的照片，它的底下就有两个字“文耀”；又或许你能从记忆里扣得一丁点的印象——高一校运动会上百米赛的第一名。

已过凌晨了吧，我一直都在等文耀的 E-mail，他说等到了加拿大会给我写 E-mail 告诉我去留的问题。假如学校条件不错，他就留在那儿了，假如不行，他就回来在同济大学里本分地念他的电子通讯专业了。可已经一个星期了，没有电话也没有 E-mail。我不能像对杨鹤鹤那样对文耀发脾气，说他不惦念着我。他有什么理由要惦念我呢？我又有什么理由要挤在他的惦念中呢？在线上的时候一直是 Julia 陪着我的，今天晚上她就要乘飞机去剑桥了，去开始她的新生活。我说怎么身边的人就都这样飞走了呢，杨鹤鹤，文耀还有你？她说大概这就是成长吧，让身边熟悉的、爱着你或你爱着的人离你远去，带着思念，去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不都如此么？

是吧，Julia 说的是吧。我有些难过，真的，忽然就觉得人还是不要成长来得好，也不知道这成长能换回来的是什么。

想起几个月前，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就要高考的学生，大家的桌上厚厚地堆满了考卷、书还有各种零食。也许能在忙碌里偷空地吃上些零食就已经是幸福的了。那时候文耀和 Julia 在楼下的物理班，我常常是借着去看 Julia 的机会望一眼文耀的，看见他紧蹙眉头地解物理题，忽然间真想

